

胡先骕文存

(上 卷)

张大为 胡德熙 胡德焜 合编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

A0830584

书 名:胡先骕文存(上卷)
作 者:张大为 胡德熙 胡德焜 合编
出 版 行:江西高校出版社(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16 号)
印 刷:南昌市印刷十一厂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印 张:23.5
字 数:600 千
印 数:900 册
版 次: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35.00 元

ISBN7—81033—474—3

Z·31

邮政编码: 330046 电话:8331257、8332093、8329894

(江西高校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论 著

中国文学改良论

自陈独秀胡适之创中国文学革命之说。而盲从者风靡一时。在陈胡所言。固不无精到可采之处。然过于偏激。遂不免因噎废食之讥。而盲从者方为彼等外国毕业及哲学博士等头衔所震。遂以为所言者。在在合理。而视中国文学。果皆陈腐卑下不足取。而不惜尽情推翻之。殊不知彼等立言大有所蔽也。彼故作堆砌艰涩之文者。固以艰深以文其浅陋。而此等文学革命家。则以浅陋以文其浅陋。均一失也。而前者尚有先哲之规模。非后者毫无文学之价值者所可比焉。某不佞。亦曾留学外国。寝馈于英国文学。略知世界文学之源流。素怀改良文学之志。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。多所符合。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。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。今试平心静气。以论文学之改良。读者或不以其头脑为陈腐。而不足以语此乎。

文学自文学。文字自文字。文字仅取其达意。文学则必于达意之外。有结构。有照应。有点缀。而字句之间。有修饰。有锻炼。凡曾习修辞学作文学者。咸能言之。非谓信笔所之。信口所

2 中国文学改良论

说。便足称文学也。故文学与文字。迥然有别。今之言文学革命者。徒知趋于便易。乃昧于此理矣。

或谓欧西各国言文合一。故学文字甚易。而教育发达。我国文言分离。故学问之道苦。而教育亦受其障碍。而不能普及。实则近年来文学之日衰。教育之日敝。皆司教育之职者之过。而非文学有以致之也。且言文合一。谬说也。欧西言文。何尝合一。其他无论矣。即以戏曲论。夫戏曲本取于通俗也。何莎士比亚之戏曲。所用之字至万余。岂英人日用口语。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。小说亦本以白话为本者也。今试读 Charlotte Bronte 之著作。则见其所用典雅之字极夥。其他若 Dr. Johnson 之喜用奇字者。更无论矣。且历史家如 Macaulay, Prescott, Green 等。科学家如达尔文、赫胥黎、斯宾塞尔等。莫不用极雅驯极生动之笔。以纪载一代之历史。或叙述辩论其学理。而令百世之下。犹以其文为规范。此又何耶。夫口语所用之字句。多写实。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。执一英国农夫。询以 Perception, conception, consciousness, freedom of will, reflection, stimulation, trance, meditation, suggestion 等名词。彼固无从而知之。即敷陈其义。亦不易领会也。且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。最难剴切简明。今试用白话以译 Bergson 之创制天演论。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。若欲参入抽象之名词。典雅之字句。则又不为纯粹之白话矣。又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。而必以驳杂不纯口语代之乎。

且古人之为文。固不务求艰深也。故孔子曰。辞达而已矣。今试以左传、礼记、国语、国策、论、孟、史、汉观之。除少数艰涩之句外。莫不言从字顺。非若书之盘庚大诰、诗之雅颂可比也。至韩、欧以还之作者。尤以奇僻为戒。且有因此而流入枯槁之病者矣。此等文学苟施以相当之教育。犹谓十四五龄之中学生。不能领解其

义。吾不之信也。进而观近人之著。如梁任公之意大利建国三杰传。噶苏士传。何等简明显豁。而亦不失文学之精神。下至金圣叹之批水浒。动辄洋洋万言。莫不痛快淋漓。纤悉必达。读之者几于心目十行而下。宁有艰涩之感。又何必白话之始能达意始能明了乎。凡此皆中学学生能读能作之文体。非乾凿度穆天子传之比也。若以此为犹难。犹欲以白话代之。则无宁铲除文字。纯用语言之为愈耳。

更进而论美术之韵文。韵文者。以有声韵之辞句。傅以清逸隽秀之词藻。以感人美术道德宗教之感想者也。故其功用不专在达意。而必有文采焉。而必能表情焉、写景焉。再上则以能造境为归宿。弥尔敦、但丁之独绝一世者。岂不以其魄力之伟大。非常人所能摹拟耶。我国陶、谢、李、杜过人者。岂不以心境冲淡。奇气恣横。笔力雄沉。非后人所能望其肩背耶。不务于此。而以为白话作诗。始能写实。能述意。初不知白话之适用与否为一事。诗之为诗与否又一事也。且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。征诸中外皆然。彼震于外国毕业而用白话为诗者。曷亦观英人之诗乎。Wordsworth, Browning, Byron, Tennyson. 此英人近代最著名之诗家也。如 Wordsworth 之重至汀潭寺 Tintern Abbey 诗。理想极高洁而冲和。岂近日白话诗家所能作者。即其所用之字。如 Seclusion, Sportive, Vagrant, Tranquil, Tririal, Aspect, Sublime, Serene, Corporeal, Perplexity, Recompense, Grating, Interfused, Behold, Ecstasy 等。岂白话中常见之字乎。其他若 Byron 之 The Prisoner of Chillon, Tennyson 之 Aenone, Longfellow 之 Evangeline 皆雅词正音也。至 Browning 之 Rabbi Ben Ezra. 则尤为理想高超之作。非素习文学者。不能穷其精蕴。岂元、白之诗。龔姬皆解之比耶。其真以白话为诗者。如 Robert Burns 之歌谣。新

4 中国文学改良论

青年所载 Lady A. Lindsey 之 Auld Robin Gray 等诗是。然亦诗中之一体耳。更观中国之诗。如杜工部之兵车行、赠卫八处士、哀江头、哀王孙、石壕吏、垂老别、无家别、梦李白诸古体。及律诗中之月夜、月夜忆舍弟、阁夜、秋兴、诸将诸诗。皆情文兼至之作。其他唐宋名家指不胜屈。岂皆不能言情达意。而必俟今日之白话诗乎。如刘半农之相隔一层纸一诗。何如杜工部之“朱门酒肉臭、路有冻死骨”十字之写得尽致。至如沈尹默之月夜诗。“霜风呼呼的吹着、月光明明的照着、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、却没有靠着”与其鸽子、辛羊诸诗。直毫无诗意存于其间。真可覆瓿矣。试观阮大铖之村夜。“坐听柴扉响、村童夜汲还、为言溪上月、已照门前山、暮气千峰锁、清宵独树间、徘徊空影下、襟露已斑斑。”其造境之高。岂可方物乎。即小诗如“小娃撑小艇、偷采白莲回、不解藏踪迹、浮萍一道开”亦较沈氏之月夜有情致也。不此之辨。徒以白话为贵。又何必作诗乎。

不特诗尚典雅。即词曲亦莫不然。故柳屯田之“愿奶奶兰心蕙性”之句。终为白圭之玷。比之周清真之“如今向渔村水驿、夜如岁、焚香独自语”同一言情。而有仙凡之别。然周之“许多烦恼、只为当时一晌留情”之句。犹为通人所诟病焉。至如曲。则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折。亦必用姹紫嫣红、断井颓垣、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、雨丝风片、烟波画船、锦屏人、韶光诸雅词。以点缀之。不闻其非俗语而避之也。且无论何人。必不能以俗语填词。而胜于汤玉茗此折之绝唱。则可断言之矣。

以上所陈。为白话不能全代文言之证。即或能代之。然古语有云。利不十不变法。即如今日之世界语。虽极便利。然欲以之完全替代各国语言文字。则必不可能之事也。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。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。故英之 Chaucer 去今不过

五百余年。Spencer 去今不过四百余年。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。二氏之诗。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。而我国则周秦之书。尚不如是。岂不以文字不变。始克臻此乎。向使以白话为文。随时变迁。宋元之文。已不可读。况秦汉魏晋乎。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。乃论者以之为劣。岂不谬哉。且盘庚大诰之所以难于尧典舜典者。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。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。故宋元语录。与元人戏曲。其为白话。大异于今。多不可解。然宋元人之文章。则与今日无别。论者乃恶其便利。而欲故增其困难乎。抑宋元以上之学。已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。则文学已无流传于后世之价值。而古代之书籍可完全焚毁矣。斯又何解于西人之保存彼国之古籍耶。且 Chaucer, Spencer 即近至莎士比亚、弥尔敦之诗文。已有异于今日之英文。而乔、斯二氏之文。已非别求训诂。即不能读。何英美中学尚以诸氏之诗文教其学子。而不限于专门学者。始研究之乎。盖人之异于物者。以其有思想之历史。而前人之著作。即后人之遗产也。若尽弃遗产。以图赤手创业。不亦难乎。某亦非不知文学须有创造之能力。而非陈陈相因。即尽其能事者。然亦非既能创造。则昔人之所创造便可唾弃之也。故瓦特创造汽机。后人必就瓦特所创造者。而改良之。始能成今日优美之成绩。而今日之汽机。无一非脱胎于瓦特汽机者。故创造与脱胎相因而成者也。吾人所斥为模仿而非脱胎。陈陈相因。是谓模仿。去陈出新。是谓脱胎。故史汉创造而非模仿者也。然必脱胎于周秦之文。俚文创造而非模仿者也。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。韩柳创造而革俚文之弊者也。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。他若五言七言古诗五律七律乐府歌谣词曲。何者非创造。亦何者非脱胎者乎。故欲创造新文学。必浸淫于古籍。尽得其精华。而遗其糟粕。乃能应时势之所趋。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。如斯始可望其成功。故

6 中国文学改良论

俄国之文学。其始脱胎于英法。而今远驾其上。即善用其遗产。而能发扬张大之耳。否则盲行于具茨之野。即令或达。已费无限之气力矣。故居今日而言创造新文学。必以古文学为根基。而发扬光大之。则前途当未可限量。否则徒自苦耳。

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

戊己以还。新潮汹涌。国人之曩日但知司各得、迭更司者。今乃群起而膜拜易卜生、托尔斯泰、陀司妥夫士忌、捷奇夫。不两年间。写实主义遂受青年社会偶像之崇奉。此好现象也。中国文学。向重理想。除经史子集并以“文以载道”为标帜外。其他文学。如戏曲小说等。要以娱乐为职志。而方法则多限于所谓“浪漫”主义者。如“三国演义”、“列国演义”及其他历史小说。皆所谓历史“浪漫”小说也。“石头记”“平山冷燕”“玉娇李”等。所谓爱情“浪漫”小说也。“西游记”者。道家之征象小说也。“镜花缘”“儒林外史”者。讽刺小说也。传奇中如“西厢记”“牡丹亭”“桃花扇”“燕子笺”“芝龛记”以及元人杂剧。非历史浪漫戏曲。即爱情浪漫戏曲。间有少数之悲剧。然亦非希腊悲剧之比。真正不刊之写实主义小说。在中国则惟“水浒”与“金瓶梅”二书耳。“野叟曝言”虽志在卫道。然作者技术卑劣。且方法纯属于浪漫主义小说。如“镜花缘”“西游记”者一派。近人之著作。如“官场现形记”“广陵潮”等。虽其方法属于写实派。而其主旨实为讽刺小说之类。即“广陵潮”亦时挟以浪漫主义之色彩焉。故总而论之。中国小说戏曲之写实主义。实不发达。故社会之提倡欧洲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新文学。于中国新文学之将来。为益必非浅鲜。盖中国社会间之材料。实足供大队之写实或自然主义之新文学家之用。不啻未曾开发之宝藏焉。虽然。近日之趋势。亦有一种可虑之危险。则社会青年。但知新文学之一鳞一爪。而未能有一有系统之研究。以提倡之人以写实主

8 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

义自然主义相号召。遂群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为文学之极则。有谓最高之文学。斯为写实主义。再进则为自然主义者。有谓莎士比亚之文学。历史上之地位已动摇。而惟一之戏剧家。仅易卜生之一人者。凡此皆不学之过。此所以在欧美诸邦已陈旧之易卜生。犹能重行风靡于中国也。凡风气之兴。必有远因。必有历史。而潮流之渐变。亦必有不得不尔之理存。若无首尾全体之眼光。仅持一家之说。而不知所抉择。则所谓盲从。所谓讹言也。吾亦非反对写实主义之人。第无近人门户之见。故愿以近代欧洲文学之历史。及新文学最近之趋势。与夫写实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代谢之迹。为一般嗜新文学之青年读者陈之。

欧洲文学自古学复兴以来。咸以希腊罗马为宗范。虽英法德诸国。时出有文学巨子。如法国之蒙台恩(Montaigne)柯奈耶(Corneille)莫礼耶(Molière)纳新(Racine)福特耶(Voltaire)。英国之斯本赛(Spencer)倍根(Bacon)莎士比亚(Shakespeare)弥儿敦(Milton)德来敦(Dryden)阿狄生(Addison)波卜(Pope)约翰生(Johnson)德之葛德(Goethe)席勒尔(Schiller)之流。然咸不脱希腊罗马之影响。戏曲则仿效希腊。舍戏剧悲剧二者之外无他途。诗则以罗马为宗。如英之波卜尤其著者也。倍根且以拉丁文为当然之文学文字。而以之著书立说。以图不朽。约翰生之小说。尤喜用拉丁语根之难字。当时能本天赋之本能以独树一帜者。惟苏格兰之奔士(Burns)一人而已。凡此皆所谓古学主义派(Classical School)是也。至十九世纪初。司各得之历史浪漫小说风行以来。全欧被其影响。尤以法国为甚。一时露俄(Hugo)山钵夫(Saint-Béuve)戈狄耶(Gautier)爱弥尔(Emile)兄弟安东尼(Antony)之辈承钵兰雪(Beranger)拉马丁(Lamartine)拉芒奈(Lamanais)之绪。而成立所谓浪漫主义派(Romantic School)。其宗旨在破除古学主

义派及学士院(Academy)之束缚。任意采取行文之题目材料。抛弃比附之词句而代以直语。在德国则有希勒格(Schlegel)兄弟笛克(Tieck)瓦孟罗得(Wackeuroder)罗瓦立司(Novalis)诸人附和之。其所造就之伟大。殊为可惊。诸人中尤以器俄为巨擘。器俄自二十五岁著名剧克伦威尔以来。直至老年。精力尚未衰懈。其诗其戏曲其小说。靡不出类拔萃。司文奔(Swinburne)至称为十九世纪第一著者。诚不诬也。在英国则维多利亚朝之初叶。作者蜂起。如迭更司(Dickens)萨克雷(Thackeray)李朗梯(Brontë)依立阿德(Eliot)金士黎(Kinsley)特罗卜(Trollope)雷德(Reade)之小说。丁尼孙(Tennyson)白朗宁(Browning)阿罗德(Arnold)罗色狄(Rosetti)司文奔(Swinburne)之诗。纳士金(Ruskin)马可黎(Macaulay)加莱尔(Carlyle)之文。皆名重一时者。就中以迭更司之小说。影响于社会最大。迭更司目击当时社会之腐败。故以犀利之笔。尽力讥刺其私塾债务监狱等制度。实含有近日写实主义之意味。而成一种所谓问题小说(Problem novel)者。然迭氏之描写人物与社会。纯用夸张之法。故其人物。纯为一种讽刺画。而非真正之世人。此则浪漫主义派之遗规。而类似法国纳新、莫礼耶之戏曲者也。萨克雷之著作。则纯为分析英国当时社会制度习俗之作。而无迭氏夸张之弊。时与迭氏并称为当代小说界两柱石。诚非虚语。同时女子中大小说家辈出。阿士庭女士(Jane Austin)则较早。与司各得同时。其小说纯描写当时英国中流社会之生活。其范围至狭。然其描写细密精确处。至使司各得敛手。盖不啻近日之写实主义小说。第无其描写下流社会之生活及其罪恶之习气耳。维多利亚时代之女小说家。当首推李朗梯姊妹。尤以佳洛李朗梯(Charlotte Bronte)为最。其描写男女情爱。笔力万钧。绝无忌讳。虽当时英国社会为之震撼。然不久有识之士。咸知其文学上之价

值矣。其妹爱密黎之著作。尤具伟力。诚女界之振奇人也。格司哥夫人(Mrs. Gaskell)之著作。亦非庸俗之比。其“Cranford”一书。纯叙一外郡中流社会之生活。文笔灵活。文体纯洁。允称不朽之作。最后则有依立阿德。其著作立意高洁。多带道德宗教色彩。而文笔复精粹雅洁。故世以之与迭更司、萨克雷并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之三大小说家焉。在美国则十九世纪之初。华盛顿欧文为第一流作者。其“Sketch Book”之影响于美国文学者极大。此外则有酷茭(Cooper)波(Poe)何桑(Hawthorne)皆为美国仅见之小说家。酷茭之著作。纯为浪漫主义之冒险小说。波则为著名之短篇小说家。其短篇小说。精粹简洁。为前人所未有。自波氏始。短篇小说。另成一种文学。其方法实为后来短篇小说家所祖。而影响于法国短篇小说者尤大。戈狄耶即波氏之徒也。此外法俄之写实主义小说盛行。虽与波氏主义有悖。然波氏之方法。则非彼等所能违者。何桑之长篇小说。足与波氏之短篇小说抗手。其“Scarlet Letter”一书。允称为不朽之作。其感人至深。不在器俄之“Les Misérable”之下焉。总而观之。十九世纪之初中叶。所有作者皆不脱浪漫主义之色彩。自器俄以次。如英之阿士庭女士。李朗梯姊妹。格司哥夫人。美之欧文、酷茭、波、何桑诸氏。皆纯粹之浪漫主义派。迭更司、萨克雷、依立阿德。虽不得谓为纯粹之浪漫主义派。然亦未脱其影响。且尤不得谓为写实主义派也。

十九世纪末年之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。在小说者。实导源于法国巴尔扎克(Honore de Balzac)。巴氏之著作。善于描写人情。其所著之“Comédie humaine”一类小说。实为佛罗拔(Flaubert)所祖。惟巴氏著作。写实主义中尚杂浪漫主义。自佛罗拔出。继之以槎拿(Zola)多得(Daudet)爱得芒(Edmond)龚古(Goncourt)毛柏桑(Maupassant)诸氏。乃不惜将世界人类生活最秽恶最残忍之

现象。坦白暴露于读者之前。同时俄国文人。继之而起。戈葛尔(Gogol)为其领袖。脱坚勒夫(Turgenev)陀司妥夫士忌(Dostoevski)托尔斯泰(Tolstoy)苛罗冷可(Korolenko)曷层(Herzen)格里哥罗威(Gri-gorovith)冈家罗夫(Goncharov)阿士特罗夫士忌(Ostrovsky)雷些立确夫(Rieshetnikov)戈尔忌(Gorky)捷苛夫(Chekhov)安德雷夫(Andreiev)辈。复先后继出。就中尤著者。为脱坚勒夫、陀司妥夫士忌、托尔斯泰、捷苛夫诸氏。一时写实主义。遂成风气。并世小说家。如英之哈第(Hardy)、德之朱德曼(Sudermann)、璠威之般生(Bjornson)皆受写实主义影响。而自浪漫主义派改为写实主义派者也。戏剧之写实主义。则始于璠威之易卜生(Ibsen)。除浪漫主义征象主义戏剧外。易卜生所著之写实主义戏剧。有七八种。欧洲戏曲。在器俄、小杜马(Dumas Fils)、葛德、席勒尔、勒新(Lessing)、摆伦、薛利(Shelley)、薛立敦(Sheridan)、李朗宁之后。久无名作。易卜生乃以如椽巨笔。将戏曲大加革新。无怪世人称之为近代之莎士比亚。而易卜生狂风靡欧洲数十年也。此外继之起者。如士敦堡格(Strinberg)、豪勃曼(Hauptmann)、朱德曼、戈尔忌、厄克加雷(Echegary)、白利欧(Brièux)、黑尔芜(Hervieu)诸人。皆名重一时。虽近日新浪漫主义与征象主义大兴。其势力尚未全衰落焉。

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。既风靡欧洲数十年。必有其精粹之所在。而其宗旨。必有以契合于群众之心理者存。追其远因。则科学与平民主义发达之所致也。以科学发达之故。故对于夙有之社会制度习俗。如政治、宗教、婚姻、教育、慈善事业等。皆取怀疑之态度。而不惮以科学眼光科学方法研究之。于是曩日未经发现之罪恶。一一暴露。乃复以科学之方法。施之于文学。于是所描写所叙述。乃如燃犀照海。百怪毕见。同时复以平民主义发达之故。

故一般英俊之少年，靡不以人生疾苦为念。于是作者乃以狮子搏兔之力，将下等社会无告之民之疾苦，和盘托出之。甚且加以夸张焉。夫以承平歌舞之社会，陡见民生疾苦之写真。虽其初惶惑震眩，不知所为。然不久势必为之倾动。于是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，乃为社会所崇仰矣。盖其制胜处，全在于文学中开辟一未有之境界。如波以神怪思想制胜。吉卜宁(Kipling)台峨尔(Tagore)之以东方思想东方习俗制胜相同也。而同时复加以入道主义之色彩。则其感人深。尤无论矣。

写实主义(专指近日之写实主义、如托尔斯泰、易卜生等而言、阿士庭之写实主义在外)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之异点。在其著作之宗旨。是否含有教训之意味(英人所谓 Didactic 者)。写实主义派则以为艺术之功用。在能匡救社会之失。而浪漫主义派。则主张艺术之价值。即在艺术之本身。其功用即在增进吾人之美感。初不须有其他之目的。此二派聚讼纷纭。至今不决。初难论其优劣。美国之波氏论诗云。“虽长叙事诗狂。近已渐渐消灭。然另有一种风狂继之而起。其为害于文学。较所有他种仇敌之合力为尤大。此非他。即教训主义是也。余以为诗之最后之目的为真实。每诗必须表明一种道德。而诗之价值。即以其所表明之道德定之。实则天地间未有较纯粹之诗(The poem per se)更可贵者。纯粹之诗者。仅仅为诗。非诗之外更有他义。而仅为其诗而作者也”。又云。“真实之需求。极其严酷。真实与美术初无同情。所有诗歌之要素。皆与真实无与者”。又云。“智慧所问者为真实。美感所问者为美。道德知觉所问者为义务。对于义务一层。良心示人以责任。思想示人以利便。美感仅示人以义务之可爱。其反对罪恶。仅以其丑恶。以其不平衡。以其有害于适当。有害于谐合。质而言之。有害于美丽之故”云云。此即自来“艺术为艺术而设”(Art for Art's

Sake) 之说也。近日之戏剧家。如爱尔兰运动(Irish movement)中最有名之辛忌(Synge)。以为教训主义仅于戏剧之婴儿时代及衰败时代见之云云。此近日由写实主义渐迁向浪漫主义之一种主张也。

写实主义小说。虽创自法国佛罗拔、毛柏桑、槎拿之辈。然发扬光大之功。实本于俄国小说家脱坚勒夫、托尔斯泰诸人。然脱坚勒夫为第一流文学家。美术感想极浓。故虽为写实文学家。然不欲以事实牺牲美术。故其著作。不若毛柏桑所著之可厌。其短篇小说。如“A Human Relic”。且有甚深之宗教色彩焉。托尔斯泰。则尤有宗教思想。“复活”(Resurrection)一书。其最著者也。而其“战争与和平(War and Peace)”及“Anna Karenina”。皆写实小说之带有浪漫色彩者。盖托氏之艺术及其美术思想。有以阻其为极端之写实主义派也。此外惟陀思妥夫士忌。最为自然主义派之魁首。其著作不包含一种道德之教训。但将下流社会所谓“Underworld”之痛苦与罪恶。揭示于世。读其书。但知世界之痛苦无限。而无由知减少此痛苦之方。且其极端之悲观主义。似欲令人信此无限之苦痛。为无由以减少之者。故读其书者。但觉愁苦郁闷。而无得艺术之美感也。日人某氏。谓俄国文学为病理之出产。诚非虚语。毛柏森、波、陀司妥夫士忌。皆有神经病。故毛柏森晚年之作。倍加恶毒。波之神怪短篇之阴森可骇。亦神经病心理之所为。陀氏之著作之愁苦无告。亦其境遇与疾病有以致之也。

写实主义自俄人提倡以来。欧洲各国咸被其影响。瑞典之般生。德之朱德曼。英之哈第。皆自浪漫主义改为写实主义者。然诸人自改为写实主义派以后。著作日多瑕疵。此亦写实主义普通所不免之病也。哈第艺术极精。美感极富。其“Under the Greenwood Tree”、“A Pair of Blue Eyes”、“Far from the Madding

Crowd”、“The Return of the Native”。皆世间第一等名著。其描写自然界之美景。几与威至威士(Wordsworth)相颉颃。在他人自然界不过为人事之点缀。在哈第则自然几为人生之一部。而与其悲观生死。皆有密切之关系。此非生成之浪漫主义家不克臻此也。自后哈第渐倾向写实主义。其所著之“Tess of the D'urbervilles”与“Jude the Obscure”乃为写实主义所毁。英国社会群起短之。而哈第之著作亦中止矣。同等之现象。见于般生与朱德曼。般生最早之著作。为一乡村之浪漫小说“Synnöve Solbbapken”。其言语之简单。人物之自然。体裁之美丽。素为瑞典文学所未有。此后其所著之书。如“Arne”、“A Happy Boy”、“The Fisher Maiden”皆极优美。其体裁多属于印象主义一派。读者对于其所述之风景人物。不啻身历目睹。其精神则本乎诗。有时其语句皆为最佳之诗句。诚不愧称为绝无瑕疵之著作也。然不久般生乃为潮流所趋。一变而为写实主义派。此时之小说。“The Heritage of the Kurts”、“In God's Way”、“Mary”三书。命意皆在讨论女子教育问题。尤三致意于卫生学。结果则既无补于教育。而艺术上之价值。已一落千丈矣。三书之中。以“In God's Way”为最佳。其心理之表示。甚有伟力。其人物亦甚有意味。其佳处尤在其人物性质之发展。非读者可以预知。然虽有此艺术上之优点。究为教训主义所掩。其“Mary”一书。立意尤为悖谬。玛利之无故唾弃妇女所应守之贞操。而与其未婚夫私。及至临蓐之时。忽又允许其未婚夫退婚。终乃另嫁一他人。皆事理之出乎寻常。而高洁之妇女如玛利所不应出者。无论为美术计。为道德计。皆不应如此立意命题也。朱德曼最早之著作。为“Frau Sorge”。为一写实主义夹有浪漫主义色彩之小说。然体裁简洁。构造自然。一方面既无德国小说家逾分之感情色彩。一方面复无戈尔忌之秽恶。而根本之制胜处。则在能

为美术之文学。初无一毫教训主义参杂其间。此后之小说。则有“Der Katzensteg”、“Es War”、“Das höhe Lied”三种。“Der Katzensteg”为写一堕落女子之爱情。“Es War”，为一曾犯罪之人之人格性情行为之研究。其所描写者。皆反常之心理。而令人读之惨戚无欢焉。最后“Das höhe Lied”一书。命意尤不醇正。其书中主人直班勒女郎之逐步堕落。至于不可收拾。最终复不能自杀。乃还归于一有资产之所欢。而安富尊荣。则尤出乎读者之意外者。虽朱德曼之艺术超乎寻常。然其主义之不纯正。尽人知之。立字曼教授谓之为天生之讽刺家。诚非虚语。要皆受写实主义之遗毒也。

写实主义之戏剧。则始于易卜生。然易卜生初非纯粹之写实主义派也。平生所著之戏剧。共二十八出。最初之作。如“Catiline”、“Viking's Barrow”、“Mistress Inger at Östraat”、“The Warriors in Helgeland”、“Olaf Liljekrans”等。多取材于 Saga 等古代神话。此后乃为三出最著名之浪漫戏剧“Brand”、“Peer Gynt”、“Emperor and Galileau”。凡此诸作。文笔皆极优美。即无后来之作。已足致作者于不朽。其尤异者。则此时所作。皆用无韵诗体裁。盖易卜生固为著名之诗人也。此后继有两出讽刺戏剧。一为“The Comedy of Love”。一为“The League of Youth”。皆讽刺婚姻之作。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。其第一出写实戏剧“The Pillar of Society”始出而问世。而同时亦用平常口语以代无韵诗。此后写实主义戏剧。如“A Doll's House”、“Ghosts”、“An Enemy of the People”、“The Wild Duck”、“Rosmersholm”等。乃相继而出。一时流风所被。遂为写实主义戏剧之宗范。然易卜生非安于写实主义者。故不久即著有征象主义之戏剧。如“The Lady from the Sea”、“Hedda Gabler”、“The Master Builder”、“When We Dead Awaken”等以饷世人。故世人但认易卜生为写实主义派之领袖者。实未